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

高宗皇帝二十

紹興六年秋七月壬申尚書屯田員外郎樊賓行司
農少卿提領營田公事都督行府同措置營田王弗
屯田員外郎同提舉營田公事並於建康府置司仍
令行府兼行俟還闕日罷 癸酉先是令僧道輸綾
紙工墨錢十千換給度牒既而不復換但令輸錢批
舊度牒焉 丁丑賜韓世忠劉光世詔書獎諭時右
司諫王縉言近日淮西以麾下將領有欺隱軍人之
券淮東以幕中參佐有妄具將士之賞皆能按劾聞
奏望特降詔獎諭因使今後凡奏功者必以實而爵

獎諭
世忠

建理田
官營
批入
錢舊
度牒

馮益闕事
馮益闕事

謹司
謹司

賞足以勸有功凡甚給者必以實而錢糧之餘足以
養戰士故有是命 庚辰幹辦皇城司馮益與在外
宮觀日下出門初宰相趙鼎見益稍出鋒銳意其未
戢乃言於 上前是日 上謂輔臣曰聞益交關外
事浸不可長宜亟出之鼎等再三賀 上威斷 上
曰朕待此曹未嘗不盡恩意然纔間過失亦不少貸
也 甲午知廣德軍湯鵬舉知饒州以江東轉運使
向子諲言其政績也已而復詔進鵬舉一官再任
上諭大臣曰近時士大夫數言縣令多有不稱其任
者朕再三思之亦難盡擇莫若慎選監司郡守以為
要道正如朕深居九重之中安能盡知百執事之賢

否但當留意宰相耳

臣留正等曰昔唐開元時有上書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擇刺史縣令停按察使者姚崇非之曰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至哉斯言也可謂知宰相之體矣夫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宰相之所宜擇者十使十使之所宜擇者刺史縣令崇專以擇十使爲己任是乃所以精擇刺史縣令也太上皇帝謂縣令難盡擇而以選監司郡守爲要道使當時爲相者如姚崇得奉 聖訓豈非所謂聚精會神相得益章者乎

劉源長
言二
事十
劉光
世克
壽春
秦檜
入見
錄司
馬光
後

監察御史劉長源應詔 上書言當今之弊凡十

有二事一曰節儉之風不行於臣庶二曰威福之柄
漸移於臣下三曰禁旅太弱四曰從官輕去五曰政
令有不審六曰賞罰有失當七曰將帥失馭八曰兵
籍虛冗九曰師旅有法不立十曰賦斂有取無度十
一曰田荒不勸農十二曰民困不擇令 淮西安撫
使劉光世克壽春府 八月己亥新知紹興府秦檜
入見命坐賜茶 吉州萬安縣丞司馬宗召添差兩
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先是翰林侍讀學士范冲入
對言司馬光家屬向者伏蒙聖恩月給錢米故得存
在至今竊惟光為國宗臣黃童白叟言及之則以手

加額功在社稷澤在斯民今奉祠之主行路之人莫不哀之宜有以振恤昭示四方爲忠義之勸故有是命初光孫植旣死立其再從孫稹爲嗣而稹不肖其書籍生產皆蕩覆之有得光記聞者 上命趙鼎諭冲令編類進入冲言光平生記錄文字甚多自兵興以來所存無幾當時朝廷政事公卿大夫議論賓客遊從道路傳聞之語莫不記錄有身見者有得於人者得於人者注其名字皆細書連粘綴集成卷即未暇照據年月先後是非虛實姑記之而已非成書也故自光至其子康其孫植皆不以示人誠未可傳也臣旣奉詔即欲略加刪修以進又念此書已散落於

記馬上
聞光司

體諫輔陳
臣得公
免梁董
解與子

世今士大夫多有之刪之適足以增疑臣雖不敢私
其能必人以爲無意哉不若不刪之爲愈也輒據所
錄疑者傳疑可正者正之闕者從闕可補者補之事
雖疊書而文有不同者兩存之於是冲裒爲十冊上
之 上因覽冲奏謂鼎曰光字畫端勁如其爲人朕
恨生太晚不及識其風采耳 庚子左司諫陳公輔
入對上奏曰臣聞人君所以得天莫先於孝所以得
民莫先於誠中興根本不出於此疏奏 上大感動
詔公輔論奏深得諫臣之體今尚書省以其奏疏修
寫成圖進入 饒州童子梁璵賜束帛免文解一次
璵年十歲能誦五經及七書射親六發四中 癸卯

下
申
詔
做

兩浙都轉運使李迨為四川都轉運使都大提舉茶
馬自襄郢便道晝夜之任四川都轉運使趙開俟迨
至將本司財賦文籍交割訖赴行在所 甲辰手詔
曰迨者強敵亂常阻兵猾夏兩宮北狩六馭南巡霜
雪十年關河萬里朕為人之子而雞鳴之問不至為
人之弟而鴿原之難不聞眷言臣子之心誰無父兄
之念而又干戈未息疆場多虞遣戍經時不離甲冑
飛帛越險久棄室家爾則效忠朕寧不愧是用當饋
投已未明求衣弗辭馬上之勞以便軍中之務諒彼
同舟之衆知吾發軔之情咨爾有官各揚其職布告
中外悉使聞知張浚自江上歸力陳建康之行為不

議幸
平江

秦檜
孟守

可緩朝論不同 上獨從其計先是三大帥既移屯而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亦遣兵入偽地偽知鎮汝軍薛亨素號驍勇飛命統制官牛皋擊之擒亨以獻引兵至蔡州焚其積聚眉州布衣師維藩治春秋學累舉不第至是走行在上中興十策請車駕視師上下其議於朝浚以為可用會謀報劉豫有南窺之意趙鼎乃議進幸平江 丁未新知紹興府秦檜充醴泉觀使兼侍讀行宮留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孟庾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行宮同留守權許赴尚書省治事時檜留行在未去也 癸丑兼都督行府參議軍事郭執中卒張浚曰執中 崇寧初以上書邪等

上皇
重司
馬光

禁錮二十年 上曰不知當時入邪等以何事趙鼎
曰凡蔡京蔡卞所惡者皆入邪等折彥質曰蔡卞以
紹述為說其所斥已者盡毀以誣謗 先帝 上愕
然曰 太上皇帝內禪之初嘗遣梁師成宣諭 淵
聖皇帝云朕聞司馬光為 前朝名相今日朝廷諸
事但當以光為法然則 上皇之意固可知矣且如
朕今所施行與 上皇時豈無修濶者要之一切從
百姓安便而已百姓安便是乃 上皇之意也 丁
巳詔權罷講筵俟過防秋日如舊 己未監察御史
劉長源面對奏疏曰臣謂致治之道莫先於用人用
人之道莫先於覈實不可懷愛憎以為去取不可徇

朋黨以忘賢愚不可信毀譽以為進退或謂應係
元符以前人臣之子孫皆可用臣恐其失近於官人
以世而其人未必皆賢夫房元齡為賢相而其子遺
愛預叛逆之誅盧奕為忠臣而其子杞居姦邪之
列况不逮元齡與奕而可保其子孫盡賢乎苟曰盡
賢則不賢者冒濫於其間而人莫敢言矣或謂應係
宗寧以後人臣之子孫皆不可用臣恐其失近於罰
及其嗣而其人未必皆愚夫以邵芮有謀弑晉文公
之罪而子缺有獲白狄之大功李義府有議立武昭
儀之姦而子湛乃復中宗之良佐况不為芮與義府
而可誣其術盡愚乎苟曰盡愚則賢者隱晦於其

中而人莫敢舉矣至若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而其智反以佐唐李勣許欽宗在太宗時則致治而在高宗時則致亂是所用之人不易一身可使爲治可使爲亂其故何在茲乃人君善持用人之柄馭得其道以君子制小人而莫不爲吾之用則其爲治亂又在人君之操術焉庚申趙鼎進呈劉長源奏劄上曰長源昨日多有開陳至比戰國之士若不用於秦則歸於楚議論殊可怪鼎曰陶愷雖邪論尚不敢至此上曰然張浚曰長源不學無識至如疏中引證事實皆非所敢聞者况元符以後人臣子孫誰爲可用而不用者折彥質曰如蔡京王黼輩是乃國家

長源劉

職事
米官給

定銓
試法

之深仇也罪通于天幸逃族誅今日正使子孫真有
可用者猶不當用上曰長源之罪過於陶愷當與
遠小監當朝廷明正典刑可也於是退而批旨長源
識趣卑陋不可寘之臺列送吏部與監當差遣 庚
申詔職事官月給米三斛自郎官外舊止有職錢添
給至是始增之 癸亥左司諫陳公輔請奏蔭無出
身人並令銓試經義或詩賦論策三場以十分為率
取五分合格雖累試不中不許參選亦不許用恩澤
陳三差遣詔吏部措置其後吏部請試律外止益以
經義或詩賦一場年二十五以上累試不中之人許
注殘零差遣餘如公輔所奏從之 詔權貨三務歲

權務格程學世論
賞貨 經教 十

岳飛 克盧 氏縣

趙 渙 青 之

收及一千三百萬緡許推賞大率鹽鐵居十之八茶
居其一香礬雜收又居其一焉 遂寧府教授程敦
厚應詔上書且獻所著經世十論曰畏天恤民量敵
核實正俗練兵生財專任廣聽審慮乃除通判彭州
九月丙寅朔 上發臨安府先詣上天竺寺焚香
道遇執黃旗報捷者乃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所遣
武翼郎李遇先是飛遣統制官王貴郝叟董先引兵
攻虢州盧氏縣下之獲糧十五萬斛 戊辰 上次
崇德縣縣令趙渙之入對 上問以民間疾苦渙之
言無之又問戶口幾何渙之不能對言者論渙之儲
峙擾民詔轉運副使張匯究實乃削渙之二資仍令

延令民苦 守問疾 上至江 平江府 恨未科 除斂 治天猶 下疾

匪治罪趙鼎曰 陛下所以延見守令者正欲知民

間疾苦耳 上曰朕猶恨累日風雨不能乘馬親往

田間問勞父老 壬申僞齊故相張孝純遣其客薛

筇間道走行在上書言利害 癸酉 上次平江府

戊寅詔行在職事官日輪一負面對 己卯 上

謂執政曰前此大臣誤國科斂百姓以供不急之費

今日正復用兵未能蠲除力役真可愧也 庚辰趙

鼎奏昨日趙密巨師古軍中苦重腿之疾者得 陛

下所賜藥皆一服輒愈上曰朕於醫藥嘗所留意每

退朝後即令醫者診脉纔有虧處便當治之正如治

天下國家不敢以小害而不速去也 詔四川應上

四漕拘錢范著錄証
川司叔實辨

尹焞赴江昭
焞自賜帛

供內藏封捲等錢並許都轉運司拘收應用從李迨
請也後四日迨始辭行 壬午翰林侍讀學士兼史
館修撰范冲言近重修 神宗皇帝實錄于朱墨二
本中有所刊定依奉聖旨別為攷異一書明著是非
去取之意以垂天下後世今來重修 哲宗皇帝實
錄考其議論多有誣謗以當日時政記及諸處文字
照據甚明亦乞別為一書志其事實欲以辨誣為名
每月校勘到卷數差人吏親事官送至行在付冲看
詳修定就呈監修相公訖有合添改去取却發回史
館庶幾不致妨廢從之 新除崇政殿說書尹焞發
涪州初焞固辭新命夔州路轉運副使韓固奉詔即

王言大繙
和臣不

重祿秩新書

胡憲賜憲身出

張浚視師上

所居敦遣煇始就道 癸未武舉童子江自昭年十

二能誦兵書及步射詔賜帛罷之 左司諫王縉入

對以大臣不和為憂願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絕猜間

之萌以同濟國事至再三言之 丁亥吏部侍郎晏

敦復權戶部侍郎王侯等上 紹興重修祿秩新書

五十八卷看詳一百四十七卷乞鑲板施行 己丑

建州布衣胡憲特賜進士出身添差建州州學教授

憲安國從兄子也有學行累召不至 庚寅張浚復

往鎮江視師初劉豫因宗維高慶裔而得立故每歲

皆有厚賂而浚視其他諸將至是豫聞 上將親征

告急於金主亶求兵為援且乞先攻江上亶使諸帥

偽齊
分路
入寇

相議之領三省事宗磐言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豫
闢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
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息從之則豫受其利敗則我受
其弊况前年因豫乞兵嘗不利於江上矣柰何許之
金主乃聽豫自行遣宗弼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
以子麟領行臺尚書許清臣權大總管李鄴馮長
寧參行臺謀議李成孔彥舟關師古為將簽鄉兵三
十萬號七十萬分三路入攻中路由壽春犯合肥麟
統之東路由紫荊山出渦口犯定遠縣趨宣徽以姪
猗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舟統之偽詔榜示指
斥鑿與尤甚於五年淮泗之役諜報豫挾北兵來寇

通鑑
有益
治道

於是分遣諸將以備要害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軍盱
眙揚沂中軍泗上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在
楚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在鄂聲勢了不相及獨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在當塗光世遣輕騎據廬而沿
江一帶皆無軍馬左僕射趙鼎甚憂之浚乞先往江
上視師至是發行在 壬辰 上諭大臣曰資治通
鑑首論名分其間去取有益治道即知司馬光雅有
宰相器若通鑑正可為諫書耳

龜鑑曰 高宗之崇儒講學即太宗身屬橐鞬風
灑露沐而銳情經術開文學館之時也况聖訓有
曰朕之務學欲知治亂成敗君子小人之迹而他

張浚
言有
進無
退

日之請通鑑且曰通鑑去取皆益治道正可為一
諫書耳是則帝王務學也豈徒誦說云乎哉

冬十月丁酉先是劉麟等令鄉兵偽北服於河南
諸處十百為羣人皆疑之以為敵偽合兵而至劉光
世奏禦賊事宜謂廬州難守且密干趙鼎欲還太平
州張俊方駐軍泗州都督張浚奏敵方疲於奔命決
不能悉大衆復來此必皆豫兵而邊報不一俊光世
皆請益兵衆情恟懼議欲移盱眙之屯退合肥之戍
召岳飛盡以兵東下浚獨以為不然乃以書戒俊及
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
日亦安用養兵為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而鼎及

趙彥質
折彥鼎
議保退

簽書折彥質皆移書抵浚欲飛軍速下且擬條畫項
目請上親書付浚大略欲退師還江南為保江之
計不必守前議于是韓世忠統兵過淮遇敵騎與訛
里也孛董等力戰既而亦遠楚州或請上回臨安
且追諸將守江防海浚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
長江之險與敵共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敵
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淮西
之寇正當合兵掩擊況士氣甚振可保必勝若一有
退意則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
制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不敢觀望上乃手
書報浚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卿今覽所奏甚明俾朕

張俊渡江者

釋然無憂非卿識高慮遠出人意外何以臻此吏部侍郎呂祉亦言士氣當振賊鋒可挫上乃命祉馳往光世軍中督師時劉猷至淮東阻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於是賊衆十萬已次于濠壽之間張俊拒之即詔併以淮西屬俊揚沂中為俊統制官俊遣沂中至泗州與俊合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取節鉞或有差跌俊不敢私諸將皆聽命戊戌沂中及濠州會劉光世已舍廬州而退俊甚怪之即星夜馳至采石遣人喻光世之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且督光世復還廬州右司諫王縉亦言主帥有慢令不赴期會

劉世光
捷兵

席益
薦士
知名

者請奮周世宗我太祖之英斷以厲其餘上親

筆付沂中若不進兵當行軍法光世不得已乃駐兵
與沂中相應遣王德鄜瓊將精卒自安豐出謝步遇
賊將崔臯于霍邱賈澤于正陽王遇于前羊市皆敗
之是日賊攻壽春府寄治芍陂水寨守臣孫暉夜却
其寨又退之辛丑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薦嘗任知
縣人十三負政績時益所薦士頗衆而馮時行樊汝
霖為之最後皆知名詔總制司錢令諸路州軍通
判依已降指揮悉心拘收別用庫眼椿管依限起發
非專降朝旨不是何官司並不得應副劉猷以
衆數萬過定遠縣欲趨宣化以犯建康楊沂中與其

楊中塘
沂之竊

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猊孤軍深入恐王師掩其後
欲會麟于合淝甲辰沂中至藕塘與猊遇賊據山險
列陣外嚮矢下如雨沂中曰吾兵少情見則力屈擊
之則不可不急乃遣摧鋒軍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
突其軍賊兵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自將精騎繞出其
背短兵接即大呼曰破賊矣賊方愕視會江東宣撫
司統制張宗顏等率兵俱進賊衆大破猊以首抵謀
主李諤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揚殿前也即以
數騎遁去餘黨猶萬計皆僵立駭顧沂中躍馬前叱
之曰爾曹皆趙氏民何不速降皆怖伏請命官軍獲
李諤與其大將李亨等數十人麟在順昌聞猊敗拔

寨遁去光世遣王德追擊之德與沂中追麟至南壽
春而還是役也通兩路所得賊舟數百艘車數千兩
器甲金帛錢米偽交鈔告敕軍須之物不可勝計於
是孔彥舟圍光州守臣王萃拒之彥舟聞猊敗亦引
去北方大恐

大事記曰自 紹興四年趙鼎為相偽齊與敵分
道入寇鼎決親征之議於是世忠屯揚州流星唐
牌之計一行遂捷於大儀鎮而敵偽俱遁矣鼎
又薦浚可當大事以樞府視師江上將士見浚來
勇氣百倍而軍聲大作矣自五年楊么既平東南
無盜區於是鼎左浚右並平章事兼領樞密俱帶

都督浚出視師取行府為名而鼎居中總政表裏相應雖孟庾沈與求有三省樞密奉行府文書之譏而鼎至公協心未嘗計較說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諸賢聚會一時號小元祐矣自六年浚親行邊盛暑不憚命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岳飛屯襄陽以窺中原張俊為進屯盱眙之計而鼎與浚同心責張俊以當聽行府命告浚以邊事不必稟朝廷恐失機會故偽齊入寇浚獨建有進擊無退保之論諭諸將以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之言於是揚沂中捷于藕塘北方大恐而金廢劉豫矣此 紹興四年以後七年

李秦綱
利害陳綱

以前所以又大異於紹興之初也

丁未先是江南制置大使李綱聞上巡幸遣羅薦可奉表問起居且請速進兵又奏陳利害大略以謂竊見間探所報偽齊乞兵於敵人頭項頗多未聞有渡淮而南者其侵犯淮淝及光山六安等處作過只是李成孔彥舟叛將簽軍深慮敵情狡獪匿重兵於後而以簽軍來嘗我師若一勝之後兵驕氣墮則為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降詔諸將益務淬礪以待大敵仍命朝廷按圖以視諸路某路固實當設疑以款賊兵某路空虛當增兵以禦侵掠使江淮之間表裏相資首尾相應上以綱所陳利害切中事機賜

李獎
綱諭

夜聞
警報
淮西

張浚
奏論

張九成
成職
辭名

詔獎論 戊申 上謂大臣曰近日淮西有警朕常
至夜分方寢奏報到又輒披衣以起或至再三趙鼎
曰致 陛下憂勞如此臣等之罪也 辛亥楊沂中
捷奏至俘戮甚衆 上愀然曰此皆朕之赤子迫於
凶虐勉強南來既犯兵鋒又不得不殺念之痛心
上嘉張浚之功賜詔略曰劉豫犯順犯壽及濠鄉帥
師徒臨敵益壯遂使兗渠宵遁同惡自焚寤寐忠勤
不忘嘉歎 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張九成改
除直祕閣九成以貼職太峻固辭不受 上不許九
成言今日辭免非矯激要名第不欲因九成上奏朝
廷紀綱上察其意為之改命仍賜詔獎之 壬子四川

席益
增印
錢引

建國
讀孟
子終
篇

易青
死賊

趙鼎
張浚
不協

制置大使席益以便宜增印錢引三百萬緡市軍儲
制司增印錢引始此 癸丑翰林學士朱震翰林侍
讀學士范冲各進官一等以建國公讀孟子終篇也
庚申都督行府推鋒軍效用易青為廣東賊曾哀
所執青不屈死之 壬戌日中有黑子 癸亥張浚
遣行府書寫機宜文字計有功來奏事初趙鼎得政
首引浚共事其後二人稍有異議及楊沂中奏捷鼎
即求去位 上不許鼎因曰臣始初與張浚如兄弟
近因呂祉輩離間遂爾睽異今同相位勢不兩立
陛下志在迎 二聖復故疆當以兵事為重今浚成
功淮上其氣甚銳當使展盡底蘊以副 陛下之志

趙鼎
議回
臨安

如臣但奉行詔令經理庶務而已浚當留臣當去其
勢然也 上曰朕自有所處卿勿慮焉鼎曰 陛下
即位以來命相多矣未有一人得脫者豈不累 陛
下考慎之明乎 上徐曰俟浚歸議之浚奏車駕宜
乘時早幸建康鼎與折彥質共議回蹕臨安以為守
計 上許之

大事記曰 建炎二年幸揚州三年幸杭州此汪
黃為之也然自明州而航海幸越幸平江亦汪黃
為之乎自 紹興八年定都臨安不復進都此秦
檜為之也六年浚獨相乃有建康之幸七年鼎獨
相已有駐蹕臨安之議亦檜為之乎胡寅有言

陛下父兄在敵中日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為中國帝王吾之歸有日矣痛惟愁苦屈辱之中發此念為此言于今三年日迫日切而獻謀奉慮之人方導陛下南狩日遠日忘遂無復國之心別求建都之地臣所未諭不得已則如張浚所謂都建康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可也今乃息心於一隅何義乎

十有一月乙丑朔玉山進士詹叔霆特免文解一次叔霆嘗投匭上書且獻平定策故旌錄焉 戊辰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張浚特遷左光祿大夫以祿秩成書也浚請回授其兄滉許之中興後輔臣

詹叔
霆獻
策平
定
張浚
回授
兄滉
官授

轉對
官許
投進

諸將
知尊
朝廷

鄭剛
中言
虛弊

以進書恩回授親屬自此始 詔應轉對官如有疾

故許實封投進文字更不引對 庚午詔張浚召還

行在所令學士院降詔 癸酉湖北京西宣撫副使

岳飛奏依奉處分往江州屯駐 上曰淮北既無事

飛自不須更來趙鼎曰此有以見諸將尊朝廷為可

喜也 丁丑新敕令所刪定官鄭剛中引對剛中言

陛下臨御十年寬刑罰省科徭戒貪贓恤飢窮嚴警

備每一下詔丁寧懇惻而德澤未徧者蓋天下有虛

文之弊臣願為士大夫下屬精之詔許自今宣布實

德視斯民利害如在其家不得以虛名文具欺罔朝

廷使 陛下之誠意被覆赤子之身而不在於官府

喜對人
引得才

旌更
廉

喜馬隸
司光字

文書之上翌日輔臣進呈 上曰近所引對多是人
才朕雖得珠玉珍玩不足爲寶但冀一歲之間得十
數輩人物乃足爲寶也又翌日以其言令學士院降
詔出榜朝堂遂以剛中充樞密院編修官 戊寅故
左朝議大夫孫諭特贈左中奉大夫諭爲吏廉湖北
諸司請官其曾孫偉以爲天下廉吏之勸奏可 庚
辰 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真似漢人近時米芾
輩所不可髣髴朕有光隸字五卷日夕寘之座隅每
取展玩又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國之道
不特玩其字而已趙鼎曰如光所謂動容周旋中禮
而無纖毫遺恨者也 壬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上

席益
漕運
六策

呂本
中乞
不黥
賊吏

仁宗
奏文
宣王
諸賢

漕運六策今學士院降詔獎諭 丙戌起居舍人呂

本中兼權中書舍人時有監階州倉草場苗亘者以

贓獲罪黥之本中奏曰近歲官吏犯贓多抵黥罪且

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况四方之遠或有枉

濫何由盡知若遽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深悔

亦無所及矣又此刑既用臣恐後世不幸姦臣弄權

必且借之以及無罪使國家此刑不絕則 紹聖以

來儉人盜柄縉紳遭此殆無遺類矣願酌處常罰以

稱 陛下仁厚之意疏再上從之 丁亥日中黑子

沒 已丑故翰林學士王洙之孫楚老獻 仁宗所

賜飛白字及御書洙在翰林 仁宗問今歲科舉內

書成大成
榜殿

金國廢
劉豫

張浚
秦檜

臨安
火

中合要奏告文宣王及諸賢表章趙鼎奏此事不見於他書 上曰 祖宗留意人材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壬辰 上書大成殿榜賜成都府學官 初劉麟等既敗歸金國遣使問劉豫之罪豫懼廢猓為庶人以謝之於是金國始有廢豫之意矣 十有二月甲午朔詔行宮留守秦檜令赴行在所奏事張浚以檜在 靖康中建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共天下事一時仁賢薦檜尤力遂推引之趙鼎既與浚不咸左司諫陳公輔因奏劾鼎鼎復求去 上愀然不樂曰卿只在紹興朕他日有用卿處 是日臨安火所燬幾萬家詔以米一千斛賜被火之家貧乏者

戊戌右司諫王縉入對論發書樞密院事折彥質之罪大略謂彥質於賊馬南向之時倡為抽軍退保之計上則幾誤國事下則離間宰臣乞賜罷絀先是張浚自江上還平江隨班入見上曰却敵之功盡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皇懼復乞去浚入見之次日具奏曰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不為則不成今四海之心孰不想戀王室敵叛相結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竭三歲之間賴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以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當懷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以為之

先則被堅執銳履危犯險者皆有解體之意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飛儻還則有識解體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日復欲下巡幸詔書誰為深信而不疑者何則彼知朝廷姑以此為避地之計實無意於圖回天下故也 上翻然從其計浚因獨對乞乘勝取河南地擒劉豫父子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 上問嘗與趙鼎議否浚曰未也浚見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豫几上肉耳然豫倚金人為重不知擒滅劉豫得河南地可遂使敵不內侵乎光世將家子將帥士卒多出其門下若無故罷之恐人心不可浚不悅鼎復言強弱不敵宜

趙鼎
折彥
質罷

范冲
官觀

蘇符
代范
冲

論唐
明皇
任相

且自守未可以進繇是與彥質俱罷之 京東淮東

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引兵攻淮陽軍敗之 壬寅尚

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趙鼎

充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 翰林侍

讀學士兼史館修撰資善堂翊善范冲提舉江州太

平觀冲再疏求去乃有是命 甲辰尚書司封負外

郎蘇符兼資善堂贊讀赴行在代范冲也 乙巳

上與宰相語唐開元之治曰姚崇為相當選除郎吏

明皇仰視屋椽崇驚愕久之後因力士請問知帝所

以專委之意人主任相當如此張浚曰明皇以此得

之亦以此失之楊李操柄事無巨細一切倚仗馴致

趙經紹
鼎理興

大亂吁可戒焉 上曰不然卿知所以失否在於相
非其人非專委之過也浚曰明皇方其憂勤賢者獲
進逮其逸樂小人遂用此治亂之所以分 陛下灼
見本末天下幸甚 趙鼎入辭鼎既行 上趣令之
鎮鼎力辭新命詔不許鼎在越惟以東吏恤民為務
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
易之豫利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於高
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鼎之學得於
易者如此至是益猾屏息又場務利入之源不令侵
耗財賦遂足 丙午秦檜入見 發書樞密院事兼
權參知政事折彥質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手詔曰

任內詔
外均

賞蔡
景芳
船事

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爲民比年以來重內輕外殊失治道之本自今監司郡守秩滿考其善狀量與遷擢治效著聞即除行在差遣其郎官未歷民事者效職通及二年復加銓擇使之承流于外仍令中書御史臺籍記姓名俟到闕日檢舉引對參攷善否取旨陞黜庶幾天下百姓蒙被實惠以稱朕意時張浚專任國政首言比年以來內重外輕又官于朝者不歷民事利害不明詔令之行職業之舉豈能中理民多被其害遂條具以聞故有是詔 福建市舶司言蕃船綱首蔡景芳招誘舶貨自建炎初年至紹興四年共收息錢九十八萬緡詔補景芳承信郎 戊申醴

秦檜
入講

川陝
進給
驛券

優擢
館職
外任

銓量
監司
守貳

泉觀使兼侍讀秦檜令赴行在所講筵供職行宮同
留守孟庾充行宮留守 詔川陝進士將來省試令
四川制置大使司依舊例施行其合預殿試人並赴
行在仍給五人衙官驛券自是爲例 己酉詔自今
前宰相到闕並許張蓋爲秦檜故也 庚戌詔館職
如在職二年以上知縣資序人與除大郡通判通判
資序人除知州軍任滿到闕令閣門引見上殿與參
攷治狀善否取旨陞黜仍令中書省御史臺籍記姓
名 辛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自常州入見即日
除參知政事 詔監司守貳委寄非人除授非人
百姓受弊可令中書省開具已除姓名送中書後省

引試
効士

不長
告訐
之風

王縉
言士
大夫
貪冒

御史臺今後遇關到前半年並加銓量如不可任用
並具奏改作自陳宮觀 詔樞密院都督府効士並
令附來年春選人類試時務策一道優等再令學士
院召試推恩 壬子詔張守兼權樞密院事 江州
進士孫復禮投匭訟德安令黃觀不法御筆令監司
究實 上諭大臣曰復禮亦須知管如體究所訴不
實即痛與懲戒鼓檢院止許士庶陳獻利害儻挾私
怨有所中傷不惟長告訐之風亦非求言本意 乙
卯右司諫王縉言風俗頹弊起於士大夫貪冒無耻
乞明詔大臣自今除賢能之人宜擢用者待以不次
外其餘並依吏部格法則各安分守職業交修頹風

論守
賞罰

增
律事

復振賢才輩出矣詔令三省遵守 丁巳翰林學士
未震乞以自古循吏傳編成一書遇守令有治行者
賜之 上曰不若有治行者或進官或擢用無治行
者隨輕重責罰賞罰既行自有懲勸賜循吏傳恐無
補於事 詔諸路監司今後分上下半年開具所部
知縣有無善政顯著繆懦不職之人申尚書省 戊
午詔自今吏部注擬知通守令並選擇非老病及不
曾犯贓與不緣民事被罪之人仍申中書門下省審
察旬具注擬人脚色關御史臺如非其人許本臺彈
奏用中書請也既而行宮吏部請因民事犯徒已上
罪人如今詔自 祖宗以來以公私贓三等定天下

陳輔學
公乞伊學

之罪至是始增民事律焉 己未左司諫陳公輔言

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為定論自成一家使

人同己仰惟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

積弊變天下尚同之俗然在廷之臣不能上體聖明

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

之是以趣時競進飾詐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為大

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傳

之頤頤死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

文也幅中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師伊

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臣

謂使頤尚在能了國家事乎且聖人之道凡所以垂

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其高難行之說非有離世異俗之行在學者允蹈之而已伏望察羣臣中有爲此學相師成風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然後明詔天下以聖人之道著在方策炳如日星學者但能參攷衆說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中焉惟不背聖人之意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修身以此事君以此治天下國家無乎不可矣輔臣進呈張浚批旨曰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時朱震在經筵不能諱論者非之 辛酉詔以山陰至長沙四十縣並從堂除浙西之邑十四浙東九江東八江西福建各四湖

劉豫
請立

兩浙
寬剗
錢

南一 偽齊劉豫密知金人有廢已謀請於金欲立
麟為太子金主亶曰先帝所以立爾者以爾有德於
河南之民也爾子還有德耶徐當咨訪河南百姓以
定之 是歲兩浙轉運司始取婺秀平江歲計寬剗
錢二十二萬緡自是為例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

高宗皇帝二十一

紹興七年春正月癸亥朔 上在平江手詔將乘春
律往臨大江駐蹕建康以察天意 左司諫陳公輔
言今日恢復之策不出攻守二事攻者以我攻彼也
守者防彼攻我也以我攻彼其勢在我防彼攻我其
勢在彼攻雖為難而守之為尤難攻雖在所急而守
之尤在所急今將移蹕建康則其地尤重於淮東矣
臣愚欲乞措置淮西先選大臣以臨之更增兵將以
實之仍令諸大將緩急相援首尾相應則雖敵騎之
來不足畏矣 置御前軍器局於建康府歲造全裝

詔 蹕 建 康

陳 公 輔 攻 守

甲五千矢百萬仍隸樞密院及工部 丙寅 上諭
大臣曰昨日張俊呈馬因爲區別良否優劣及所產
之地皆不差張浚曰臣聞 陛下聞馬足聲而能知
其良否 上曰然聞驟步之聲雖隔墻垣可辨也凡
物苟得其要亦不難辨浚曰物具形色猶或易惟知
人爲難 上曰人誠難知浚曰物具形色猶或易惟知
論剛正面目嚴冷則其人必不肯爲非阿諛便佞固
寵患失則其人必不可用 上亦以爲然

臣留正等曰耕稼陶漁天下之賤事也四民世守
其業未必盡善而舜之所以爲聖堯固以此得之
蓋天下之理一也精其能者謂之藝而通其理者

錢月之椿

汪藻
編詔書

黃次
山彈
董并

雖治天下國家可也 太上皇帝興衰撥亂立事
建功逆知君子小人情偽蓋用此法其源流所從
出者遠矣

丁卯戶部員外郎霍彞自鄂州軍前來奏事言今
軍事所需而病民最甚者莫如月椿錢州縣所椿窠
名曾不能給其額之什二三自餘則一切出於州縣
之吏臨時措畫銖銖而積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
月之期已迫矣詔諸州通判開具申尚書省 龍圖
閣直學士汪藻再遷一官以類編 元符庚辰以來
詔旨成書也 辛未中書舍人董昇知衢州免謝辭
先是有旨禁伊川學錄黃下禮部吏部員外郎黃次

陳輔張成

九論公

山欲鏤板并曰少俟之乃以已見求對次山即申御
史臺謂并沮格詔令於是侍御史周祕彈并故并遂
罷 新雨浙東路提點刑獄張九成罷先是左司諫
陳公輔論九成平日所行無非矯偽朝廷每因其辭
輒復遷擢彼亦何憚而不辭詔九成與小邵九成又
辭乃令主管江州太平觀 壬申進呈李誼論吏部
非次闕不當改為集注 上曰士大夫羈旅之中有
非次闕不得授又待集注之期所以衆論以為非爾
聞每赴部授差遣者所費極多何以責其清廉

史臣曰立國以法者天下之至公待人以情者帝
王之全度 太祖杖賊吏於朝堂以至極刑無所

以賞
罰治
天下

容貸而高宗乃憫其赴部之苛費集注之淹期
惻然有哀矜之心二者不同何也蓋祖宗建極
之初立萬世之法模用法不得不盡其嚴高宗
遭多事之時士大夫流離困苦者衆故不得不本
乎恕其迹不同而帝王之度一也

癸酉先是張浚以破敵功遷特進浚悃辭上曰

朕以賞罰治天下如卿大臣固不俟勸然賞不行則
四方萬里無由知卿之功浚復固辭以富平敗事受
天下之責上曰富平之失卿以宮祠去位朕所以
示罰也今日有功則賞可後乎卿每有制除則再三
辭避恐於君臣之義有所未安浚恐竦奉詔翰林

未震
求去
之晚

胡安國
論伊程
學川

學士兼侍講朱震引疾乞在外宮觀不許先是董弅
免官震乃白張浚求去徽猷閣待制胡安國聞之以
書遺其子寅曰子發求去晚矣當公輔之說繞上若
據正論力爭則進退之義明今不發一言默然而去
豈不負平日所學惜哉且復問宰相云某當去否既
數日又云今少定矣此何等語遇緩急則是偷生免
死計豈能為國遠慮平生讀易何為也於是安國自
上奏曰士以孔孟為師不易之至論然孔孟之道失
其傳久矣自程頤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今
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
戶也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

劉錡
大將
才

原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
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鄙言怪語
豈其文哉願之行則孝悌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
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
祐以來願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如司
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莫不薦之願有易春秋傳雍有
經世書載有正蒙書惟顥未及著書望下禮官討論
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仍詔
館閣裒其遺書以羽翼六經使邪說不得作而道術
定矣 戊寅帶御器械劉錡權主管馬軍司并殿前
步軍司公事張浚薦錡文武兩器真大將才故有是

取天下
形勢論

朱倬
乞固
民心

復置
樞副

命 辛巳韓世忠奏已還軍楚州 上因論淮陽取
之不難但未易守張浚曰淮陽今劉豫要害之地故
守之必堅 上曰取天下須論形勢若先據形勢則
餘不勞力而自定矣正如奕棋布置大勢既當自有
必勝之理 癸未翰林學士兼侍講陳與義參知政
事提舉醴泉觀兼侍講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 左
修職郎朱倬召對乞申戒有司勤恤民隱今西北之
民已思見官儀矣 陛下大固其心勿小小以傷之
天下幸甚 乙酉詔宥密本兵之地事權宜重可依
祖宗故事置樞密副使宰相仍兼樞密使其知院以
下如舊 吏部侍郎呂祉在建康聞禁伊川學上奏

呂論川
社伊學

曰臣竊惟孔子刪詩序書繫周易作春秋明禮樂與
門弟子答問則見於論語凡學孔子無如子思孟子
中庸與七篇之書具存自漢至 本朝上所教下所
學鴻儒碩學端亮閎偉之士接武於時何嘗不由此
道豈特程頤而後傳也臣竊詳程頤之學大抵宗子
思中庸篇以為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時中
程頤之所得也近世小人見 靖康以來其學稍傳
其徒揚時輩驟躋要近名動一時意欲歆慕之遂變
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于朝則曰此伊川之學也其
惡直醜正欲擠排之則又為之說曰此王氏之學非
吾徒也號為伊川之學者類非有守之士考其素行

蓋小人之所不為有李處廉者知瑞安縣專事貨賂

交結權貴取程頤文并雜說刊板作帙遍遺朝士朋

比者交口稱譽謂處廉學伊川近聞處廉犯入已贓

繫獄當罪棄市遠近傳笑此皆子思所謂小人之中庸

而無忌憚者也中庸一也然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

之中庸非其學之謬乃學者之罪也望將前日聖旨

指揮連臣僚所論出榜諸路州縣學舍使學者皆知

舊學而不為近世小人之所習以補治化從之 丙

戌詔以知州軍諸郡通判各六十一闕歸吏部用左

右司奏也於是堂除郡守之闕一百九通判八十

丁亥閣門祇候充問安使何薛都督行府帳前准備

王倫
使金
岳飛
論本

差使范寧之至自金國得右副元帥宗弼書報 道
君皇帝 寧德皇后相繼上僊 醴泉觀使兼侍讀
秦檜為樞密使應干恩數並依見任宰相條例施行
辛卯四川都轉使李迨始視事時茶馬司闕官命
迨兼領 熙豐以來成都府秦州皆有權茶司買馬
監牧司至是關陝既失迨請合為一司名都大提舉
茶馬司從之 二月丙申夜太平州火丁酉鎮江府
火 己亥主管台州崇道觀王倫充奉迎梓宮使閭
門宣贊舍人高公繪副之 河南京西宣撫副使岳
飛赴行在翌日內殿引對飛密奏請正建國公皇子
之位 上諭曰卿言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

太陽
有異

因災
異舉
賢良

詢究
營田
利害

所當預也飛色落而退 辛丑詔以太陽有異氛氣

四合令中 侍從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自復

賢良方正科久未有應者至是張浚乞因災異降詔
上從之

史臣曰求賢良久矣未有一人應詔者其養之未
成耶求之未至耶天下誠無其人耶噫有賢良方
正之人而文不足焉汲黯之直賢於公孫洪遠甚
雖不設科可也

壬寅夜雷聲初發 癸卯命樞密院計議官李寀

往江淮詢究營田利害如有未便於民者令寀與樊
賓王弗商量先次改正 夜大雪 甲辰輔臣奏事

常御
蔬菜
豆腐

吳玠
置會
銀子

上曰朕常日不甚御肉多食蔬菜近日頗雜以豆腐
爲羹亦可食也水陸之珍兼陳于前不過一飽何所
復求過殺生命誠爲不仁朕不忍也沈與求曰陸
下舉斯心以加諸彼天下不難治矣先是太陽有
異張浚奏曰臣以非才備位宰相致天象如此罪無
所逃上曰此乃朕不德所致浚因引咎上曰應
天以實不以文惟君臣交修不逮可以消變浚曰臣
等敢不恭承大訓丙午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初置
銀會于河池迄今不改己酉上與輔臣論共
器因曰前日岳飛入對朕問有良馬否飛奏舊有兩
馬已而亡之今所乘不過馳百餘里力便乏此乃未

因馬用
御論人

岳飛見極
識進

識馬故也大抵馴而易乘者乃駕馬故不耐騎而易
乏若就_之初不可制御此乃馬之逸羣者馳驟既遠
則馬力始生張浚曰人材亦猶是也但當駕御用之
耳上曰人材若只取庸常易悅者何以濟天下之
事浚曰既知其可用則當不責近效以待有成上
曰飛今見識極進議論皆可取朕嘗諭之國家禍變
惟賴將相協力以圖大業不可時時規取小利遂以
奏功徒費朝廷爵賞須各任方面之責期以恢復中
原乃副朕委寄之意昨張俊來覲亦以此戒之

史臣曰上論人才不取庸常易悅者以其無補
也唐太宗與臣僚論事有不出其意者退而有憂

林進興
保中龜

斥文獻
字彬瑞

色人主有大功德及於天下者其志趣不相遠類
此

庚戌吏部尚書孫近等請謚大行 太上皇帝曰

聖文仁德顯孝廟號 徽宗 癸丑提舉廣南市舶

林保進中興龜鑑 是日雨雹 丙辰知果州宇文

彬降一官放罷去歲果州旱守臣王隲率民出粟賑

貸會隲滿歲彬代之乃與通判州事龐信孺繪禾登

九穗圖獻于朝 上曰此不出誕謾即諛諛爾去年四

川荒旱黎民艱食安有瑞禾政使偶然有之何足為

瑞往年知撫州高衛進甘露圖朕疾其佞罷其守符

彬等可降官仍放罷 丁巳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

張俊
岳飛
陳深

劉世光
世光
祠乞

飛爲太尉賞高號之功翌日陞宣撫使飛威名日著
淮西宣撫使張俊益忌之參謀官薛弼每勸飛調護
而幕中之輕銳者復教飛勿苦降意於是飛與俊隙
始深矣飛時留行在遂衛 上如建康 己未 上
發平江府以舟載 徽宗皇帝 顯肅皇后几筵而
行 庚申淮西宣撫副使劉光世乞在外宮觀先是
議者謂光世昨退保當塗幾誤大事軍律不整士卒
恣橫張俊亦言光世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
意氣怫然乞賜罷斥以警將帥 上然之光世聞
上進發乃引疾乞祠 上曰光世兵比之韓世忠張
俊之軍訓練殊不至一軍皆驍銳但主將不勤耳月

張亨
衛中
論

賜李
德鄰
服

費錢米不貲皆出民之膏血而不能訓練使之赴功甚可惜也大抵將帥不可驕惰若日沈迷於酒色之人何以率三軍之士後三日乃以親筆答光世曰卿忠貫神明功存社稷朕方倚賴以濟多艱俟至建康召卿奏事其餘曲折併俟面言 平江府進士張亨衛進歷代中興論 上讀曰肅宗以張后李輔國之故不能盡子道於明皇可以謂之仁孝乎 辛酉 上引 上次常州 賜無錫知縣李德鄰五品服初 上引 德鄰入對問以民間疾苦德鄰論民戶避役田土悉歸兼并之家近者雖令單丁女戶募人充役然每都不得過一名欲望均為五人俾得均濟詔付戶部

背寇
軍健

胡安
國召

上以德鄰留心民事故有是賜焉 三月癸巳胡

上次丹陽縣韓世忠以親兵赴行在遂衛 上如建

康 甲子 上次鎮江府楊沂中以所部赴行在詔

沂中總領彈壓車駕巡幸一行事務 乙巳 上發

鎮江府乘馬而行晚次下蜀鎮 上謂張浚等曰道

中精明因閱韓世忠背寇軍馬極驍健事藝比往日

益更精強浚等因論奏諸將才能不同大要在得士

心則人肯用命 上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將帥能

得士心則上下和輯樂為之用矣 辛未 上次建

康府賜百司休沐三日 甲戌岳飛朝辭 丙子召

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赴行在時安國上所募春

胡安國
春秋傳

劉琦始成
軍呂順
浩留

秋傳翰林學士朱震乞降詔嘉獎 上曰安國明於
春秋之學比諸儒所得尤邃向來偶緣留程瑀而出
可令召來張浚曰若安國乃君子之過過於厚耳小
人必須觀望求合豈肯拂旨 上曰安國豈得為小
人俟其來當寘之講筵故有是命仍用金字通行安
國自言所著傳事按左氏義取公羊穀梁之精者大
綱本孟子而微辭多以程氏之說為據凡三十年乃
成上甚重之 戊寅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進知院
事 庚辰行營前護副都統制王彥知邵州詔彥軍
併隸權主管馬軍司公事劉琦於是錡始能成軍
辛巳浙西安撫制置使兼知臨安呂順浩兼行宮留

劉世光
解柄

詔事職
轉對

廣西
大飢

宮中
養蠶
種蠶

守順浩至臨安處事甚有緒豪右莫敢犯禁 淮南
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為少保充萬壽觀使
奉朝請封榮國公時光世入見再乞罷軍且以所管
金穀百萬獻于朝乃以其兵屬都督府而有是命張
浚因分光世所部為六軍令聽本府參謀軍事呂祉
節制 詔行在職事官令轉對一次 是春廣西大
飢斗米千錢桃李互實皆可食凡物多類此 夏四
月癸巳張浚奏雨旣霑足又即晴霽庶於蠶麥不妨
上曰朕宮中亦養蠶兩箔許欲知民間蠶熟與否浚
等曰 陛下敦本憂民如此天下幸甚 上又曰朕
聞 祖宗時禁中有打麥殿今後圍有水朕亦令人

築太廟于建康

蔣將十論事

惡黃次山許

鄭謀除命不行

引水灌畦種稻不惟務農重穀示王政所先亦欲知

稼穡之艱難爾 詔築太廟于建康以臨安府太廟

充本府聖祖殿 甲午鎮江府進士蔣將上書論十

事詔永免文解 乙未尚書吏部員外郎黃次山為

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次山引疾乞補外會給事

中胡世將舉次山自代張浚因擬次山修注 上曰

非告訐董弇者耶此風不可長遂令補外浚意甚沮

戊戌御批鄭謀帶御器械翌日 上諭宰臣曰謀

除命未須行朕夙思之昨召用徐俯外議謂謀所薦

朕何嘗容內侍薦人止緣洪炎進黃庭堅文集有云

徐郎或徐甥者後因胡直孺薦俯自代朕問之始知

論營田利害

岳飛棄軍廬墓

李綱言時事

其人今謀新命又恐外間紛紛不若止與在外宮祠
張浚等曰 陛下聖慮如此敢不奉詔 庚子右司
諫王縉論江淮營田利害輔臣進呈 上曰營田誠
今日大利如兩淮閑田不可數計但恐召募不行而
奪見耕之農則爲民害矣要須遲以歲月以漸爲之
第使耕種日廣便爲大利 丁未起復湖北京西宣
撫使岳飛乞解官持餘服飛與宰相張浚異論歸過
江州上疏自言與宰相議不合求解帥事遂棄軍而
廬墓 上不許 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
州李綱特遷左金紫光祿大夫時綱遣韓昇奉表問
上起居且上疏論時事略曰願 陛下益廣聖志與

張浚
視師

論范蠡
臣義之

神為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
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為凡可以
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為
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為法則中興不難致
矣夫中興之於用兵止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罰
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
衆心為先數者既備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
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
哉疏入詔綱典籓踰年民安盜息故有是命 壬子
張浚辭往太平淮西視師沈與求奏劉光世嘗語
人以陶朱公自比浚等論范蠡之賢人所難及 上

訪民
瘼政
關

蜀水
陸運
利害

兵在
主將
得人

曰彘固賢朕謂於君臣之義猶有所未盡也 丙辰

都官員外郎馮康國面對論蜀中漕運丁巳詔送都

督府既而祕書省正字孫道夫轉對 上諭曰召自

遠方者朕必詢民間疾苦至如職事官轉對即以朝

廷闕失訪之誠欲追法 祖宗不特舉行故事為文

具而已也卿蜀人宜知蜀中利害水運與陸運孰便

道夫奏曰水運遲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 上曰水

運既使自當行之 五月乙丑 上與輔臣論淮西

事因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人耳趙奢用趙軍大

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用燕兵攻齊而騎

劫代之則為田單所敗豈不在主將得人乎 丁卯

趣捕盜

舉勇略士

禮官條具

計有功著

經賦各差考

詔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趣捕虔吉諸盜 戊辰金部
貲外郎宋渠請詔中外臣僚採訪勇力權略之士不
時薦舉以備采擇從之 壬寅詔禮官條具舉行文
宣武成王熒惑壽星嶽瀆海鎮農蠶風雷雨師之祀
張浚在廬州遣計有功赴行在前二日引對有功
嘗獻所著晉鑒 上曰朕乙夜觀之且為艱難之戒
又面問著春秋防微之旨對曰婦笑於齊六卿分晉
此書之所為作也 上首肯之 甲戌胡安國提舉
萬壽觀兼侍讀疾速赴行在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
奏今以詞賦經義取士而考校者患不能兼通升黜
安能得實今歲科場望令諸路轉運司取經義詞賦

恩威
並行
賞罰

廣西
進出
馬格

兩等各差考官從之。戊寅。上謂秦檜等曰：治天下須恩威賞罰並行。若有恩而無威，有賞而無罰，何以爲治？朕自即位以來，未嘗以私怒降一人官。所以言此者，蓋姑息之風不可長也。揚沂中朕常日撫綏之過，於子弟去年淮西有警，朕親筆戒之。若不便進，當行軍法。沂中震恐，承命遂以成功。檜曰：陛下英武如此，中興不難致矣。既而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世將請因此風厲諸將帥各務究心水利措置營田從之。己卯，廣西進出格馬。上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于國中而已。

中公巫臣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於產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

臣留正等曰天下物產之良常係乎風土之所宜是以自昔論勁兵良馬必以西北爲上他產之所不及也雖然居東南之地而必待夫西北所產者而後用之則是無時而有可乘之馬可戰之人矣然則如之何曰馬政修則天下無不可用之馬軍政習則天下無不可用之兵初不以南北論也吳人乘車遂能與諸侯抗衡而周瑜謝元皆以南方之人取勝秦魏此前世已然之效驗無可疑者太上皇帝嘗與羣臣論淮西事亦曰兵無不可用

舉行之
大火
祀火

獎諭
李迨

時暑
慮囚

升黜
劾士

在 主將得人 意蓋類此

詔禮部討論大火之祀先是行在多火災言者論
國家實感炎德用 宋建號康定間因古商邛作為
壇兆以闕伯配大火之祭多事以來地淪北壤望詔
有司即行在所每建辰戌出納之月設位望祭從之
壬午賜四川都轉運使李迨詔書獎諭以其能裁
抑冗濫以寬民力故也 甲申詔以時暑命行在所
及行宮御史各一負慮詣獄囚諸路州軍令監司分
詣 初命學士院策試劾士五十三人得陳壽昌等
十人合格詔優等授官平等免文解一次餘皆賜帛
罷之 乙酉手詔自今內外臣僚薦士或不如所舉

申嚴
薦舉
之罰

舉才
堪大
縣人

監司
不避
本賞

及罪當并案者必罰毋赦 上以薦舉法壞甚者以
子弟姻戚互相薦論至犯史議則僥倖首免故條約
焉尚書省言自來立法太重不能必行乃詔自今犯
賊私罪者舉主遞降二等其以子弟親戚互薦者令
臺臣察之 監察御史趙渙乞侍從至職事官不限
資序各舉才堪大縣者一人俟三二年之間按其治
狀同其賞罰詔行在所侍從官限一月通舉二十人
丁亥中書省言諸路監司除授依 祖宗法即不
避本賞詔如故事仍止避置司州 己丑張浚奏論
史事因言紹聖以舊史不公故再修而蔡卞不公又
甚每時以褒貶之語以騁其愛憎今若不極天下之

實錄
褒貶
自見

張浚
薦
焯

尹焯
以禁
伊川
學亂
命

公則後人將又不信 上曰謂之實錄但當錄其實
而褒貶自見若附以愛憎之語豈謂之實錄 上又
曰今日重修 兩朝大典不可不慎浚曰敢不恭承
聖訓 庚寅張浚言臣先備負川陝宣撫處置使切
見和靜處士尹焯緣叛臣劉豫父子迎以敵命焯自
長安徒步趨蜀乞食問路僅獲生全臣嘗延請至司
與之款接觀其所學所養誠有大過人者紹興甲寅
春被命還朝蓋嘗以焯姓名達之天聽今 陛下博
採羣議召置經筵而焯辭免新命未聞就道伏望特
降睿旨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遣初焯行至九江會諫
官陳公輔請禁伊川學復辭曰學程氏者焯也浚乃

上南兵辦
用不可

罷江
淮營司

命改
新兩錄

顯言其學行請趣召之焯猶不至 六月癸巳左司

諫陳公輔入對面奏興復之策因言衆論謂南兵不

可用一上慨然曰赤壁之役曹操敗於周瑜淝水之

戰符堅敗於謝元北人豈常勝哉越王勾踐卒敗吳

王兵強諸國亦豈北方士馬邪 乙未罷江淮營田

司以淮東轉運判官蔣璨淮西轉運判官韓璉江東

轉運副使俞俟兩浙轉運副使汪思溫並兼提領本

路營田仍督責州縣當職官接續措置 丙申御筆

史館重修 神宗皇帝實錄尚有詳略失中去取未

當恐不可垂信傳後宜令本館更加研考逐項貼說

進入以俟親覽先是著作郎何掄乞刊正親錄紕繆

召隱
士張
檄

胡安
國子
郡

呂祉
撫諭
淮西
軍

張浚
易帥
之諤

至是批出掄所言張浚意也 戊戌詔四川制置大
使司津遣隱士張檄赴行在大檄龍水人隱居翠微
巖知天象嘗做唐制為蓋天圖謂可置之几案及備
軍幕中候驗因為木式以獻乃詔大檄併贖所藏天
文秘書赴行在 壬寅詔胡安國累上章引疾可與
便郡以左司諫陳公輔等有言也乃以安國知永州
戊申兵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往淮西
撫諭諸軍祉初在建康每有平敵之志張浚大喜之
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欲罷之參知政事張守以
為不可浚不從守曰必欲改圖須得有紀律問望素
高能服諸兵官之心者一人乃可浚曰正謂有其人

德訟鄺
王瓊

故欲易之也時社亦自謂若專總一軍當生擒劉豫
父子然後盡復故疆及光世罷乃命社先往淮西直
秘閣詹至聞之遺浚書曰呂尚書之賢固一時選然
於此軍恩威曲折卯翼成就恐不得比前人兼此軍
今已付之王德德雖有功而與鄺瓊輩故等倫恐其
下有不能平者願更擇褊裨素為軍中所親附者使
為德副以通下情會社還朝而瓊與其下八人列狀
訟德于都督府且乞回避都督府謂德直寢不行瓊
等又訟于御史臺德亦言瓊之過乃召德還建康以
所部一軍隸都督府命社往廬州節制之社又辟准
備差遣陳克自隨葉夢得與克厚謂之曰呂安老非

水西賑
大廣

科兵欲
斂除息

馭將之才子高詩人非國士也淮西諸軍方互有紛
紛之論是行也危矣哉弗聽社克皆留其家乃單騎
從軍 詔以欽廉邕州去歲大水米踊貴令本路常
平官蠲賦稅賑飢乏其公私欠負皆停之 已酉皇
叔同知大宗正司士儻開府儀同三司士儻嘗因對
勸 上留意恤民 上曰朕以干戈未息不免時取
於民如月樁之類欲罷未可一旦得遂休兵凡取於
民者當悉除之時建康有積欠左藏庫錢帛乞免輸
上曰建康兵火後遺民無幾朕何忍更取積逋耶
可並除之因謂輔臣曰朕嘗語趙鼎 宣和以前宰
輔非其人費用無節誅求無藝四海之民困於科斂

論太宗唐
用太人
許舉
人諸用
說儒

不得安業朕嗣位以來思與之休息又以邊事未靖
軍費之資取辦於諸路者尚多斯民之災如此儻他
日兵寢朕當一切蠲罷雖租賦之常亦除一二年朕
之此心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張浚等曰 陛下聖志
如此天必助順民之休息固有期矣他日更在 陛
下選用大臣推行德意 上曰然事亦在朕秦檜因
論及唐太宗不能去封德彝 上曰唐太宗用封德
彝宇文士及朕常以為口口知其姦佞猶信之不疑
浚曰太宗所謂惡惡而不能去也 丙辰尚書省請
申命舉人程文許通用古今諸儒之說及自出己意
但文理優長即為合格從之 乙卯執政進呈左朝

論蜀
士多

論孫
命近信

奉大夫蒲贄乞駐蹕江陵。上曰：荆南形勝自古，吳蜀必爭之地。宜諭王庶益濬治城塹，招徠流移，練兵積粟，為悠久計。張浚曰：庶在荆南，頗有治行。上曰：蜀中多士，幾與三吳不殊。近日上殿，如李良臣及蒲贄，極不易得。因論士人各隨所習，如蜀中之士多學蘇軾，父子江西之士多學黃廷堅。浚等曰：大抵耳目所接，師友淵源，必有所自。贄間中人浚在閬州，引為主管機宜文字。後六日，遂以贄行尚書兵部員外郎。丁巳，吏部尚書孫近引疾乞奉祠。張守曰：聞近信命甚篤，以自此當有災咎。故亟求去位。上曰：君相之命固不常言。命近近時日者，尤不足信。朕未嘗問。

論愛毀
以憎譽

也 秋七月乙丑知虔州張翬條上措置盜賊事件
張浚等言翬有才必有措置秦檜曰翬向知南劍州
能平賊甚有功而言者以為多殺平人毀譽是非不
公如此 上曰大凡人為血氣所使而愛憎移之所
以毀譽是非不公在上察之耳浚曰士大夫少學故
如此孔子許顏回為王佐蓋惟不遷怒不貳過者可
以為天下國家也 上曰孔子所許顏回一人而已
可知其難士大夫少時為血氣所使而輕任喜怒更
事既多若能知悔則亦少累朕為親王時或因事輕
用喜怒至今不能忘常自悔責

史臣曰人君過失與常人不同天下臣民惟以順

君為義莫或拂之而亦莫或回之惟上聖卓然特立異於常情乃能自反爾故以過為諱夫者常千萬文過以自安者常十百悔過而能自反者纔十一也

丙寅祕書郎張戒提舉福建路茶事 上因論館

中人材以為戒好資質而未更事任可令在外作一任復召用之戒聞請補外後二日上謂輔臣曰士大夫須更歷外任不須在朝廷若既練達而止令其在外則又不盡用材之道陳與義進曰前日 陛下惜張戒人材除外任以養成之聖意甚美 上曰中書省可籍記他日復召用 丁卯起復湖北京西宣撫

外當士
任歷夫

敦請
岳飛
管軍

親親
上諭
戒飛
岳軍

使岳飛遣屬官王敏求來奏事初飛請解官上命
參議官李若虛統制官王貴詣江州敦請飛依舊管
軍如違並行軍法若虛等至東林寺見飛具道朝廷
之意飛堅執不肯出若虛曰相公欲反耶相公河北
一農夫耳受天子之委任付以兵柄相公謂可與朝
廷相抗乎公若堅執不從若虛等受刑而死何負於
公凡六日飛乃受詔赴行在張浚見飛具道上所
以眷遇之意且責其不俟報棄軍而廬墓飛詞窮曰
奈何浚曰待罪可也飛然之遂具表待罪上慰遣
之將行上謂飛曰卿前日奏陳輕率朕實不怒卿
若怒卿則必有行遣太祖所謂犯吾法者惟有劔

百所以復令卿典軍任卿以恢復之事者可以知朕無怒卿之意也飛得 上語意乃安

史臣曰人主平時馭下不過恩與威而已至於馭將又非平時恩威之所能盡也是必有不貲之恩出於望外不測之威出於物表然後可以折其力服其心而得其死力也 太祖遣王全斌伐蜀一日念其寒脫所服裘帽賜之其伐江南也曹彬等入辭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此無他駕馭英雄之術當然也 高宗亦嘗自言朕拊揚沂中過於子弟及淮西有警則親筆戒之若不便進當行軍法沂中承命手恐至於岳飛奏陳

秦檜見飛
檜忽

禁區中
早知

輕率自知必抵罪而乃開示胃腹略無留難飛深
極感激二人者卒皆成功此其術豈在 太祖下
若乃濫賞以襲其恩姑息以玩其威其欲諸將之
為用難哉

至是遣敏求奏事委曲感恩云非官家保全何以有
今日翌日 上以其語諭輔臣秦檜見飛舉趾已有
忽忽之意矣 壬申張浚以旱乞率從官祈雨又乞
弛役慮日筭數事因奏如浙西諸郡及宣州廣德軍
地形下未覺旱如鎮江建康地形高最覺少雨 上
曰朕患不知四方水旱之實宮中種兩區稻其一地
下其一地高昨日親閱之地高者其苗有槁意矣須

張言檜
守秦志

戒
好仲
瑚

精加祈求庶幾數日得雨也時方盛暑浚一日坐東
閣參知政事張守突入執浚手曰守嚮言秦舊有德
聲今與同列徐考其人似與昔異晚節不免有患夫
心是將為天下深憂蓋樞密使秦檜浚以為然 徽
猷閣待制邵溥上其父伯溫所著辯誣三卷 上曰
事之紛紛止緣士邢恕耳數十年來士大夫相攻詆
幾分為國幾分為民皆由私意託公以遂其事 宣
仁之謗今已明白紛紛之議可止矣 嗣濮王仲湜
羹仲湜酷好珊瑚大者一株至數百千 上常問仲
湜墜地則如何曰墜地則碎矣 上曰以民膏血易
此無用之物朕所不忍也仲湜無以對 戊寅史館

因除旱積

粘死因許
罕旱進

校勘張喙面對先是有詔刊修 神宗新錄訛謬校

勘李彌正胡瑄見張浚辭史職既而喙對罷申後省

以所得聖語云范冲任申先止憑校勘官便以爲是

故實錄多舛誤彌正瑄再辭史職從之 辛巳張浚

等奏禱雨備至未獲感應 上曰應天須以實如恤

刑弛役之類當更有實惠可及民者朕曉夜思之如

積欠一事爲民之害甚大比因移蹕所過州縣下蠲

除之令民間極喜可將諸路 紹興五年以前稅賦

積欠及其他逋負議蠲之庶幾少蘇民力浚等退而

條具悉施行焉 金晉國王宗維卒 癸未手詔臣

民各許實封言事在外令附驛以聞旱故也宰臣張

浚樞密使秦檜已下引咎乞罷黜詔曰亢陽未雨憂
心如熏咎在一人非卿等罪各安乃位勿復陳詞夙
夜勉旃以輔台德 簡州教授黃源應詔上書言中
興之主當與創業同創業當視 藝祖其大計大議
取謀於宰相則趙普等是也大勲大烈責成於大將
則曹彬等是也內則講修政事為萬世計外則削平
四宇為一統計今 陛下中興十有一年政事則講
修不逮西北則削平不果何也無乃隆主勢以論一
相嚴威斷以馭大將作威作福直與 藝祖不同故
邪因條六事一曰躬一德以享天心二曰正東宮以
嗣國統三曰勵宗親以策勲勞四曰厚禁旅以鞏宸

利陳看
害獻詳

極五曰連秦夏以臨三晉六曰由淮甸以傾全齊
甲申蠲諸路民戶 紹興五年以前欠租 上旨也
坊場淨利五年正月以前所負亦除之建康府居民
貧病者畀之藥死者助其葬 丁亥詔今後士民陳
獻利害令給舍子細看詳其可採者取旨施行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一